

008



新文本译丛

落洼物语

[日] 佚名

丰子恺 译

落窪物語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008



落洼物语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洼物语/(日)佚名著;丰子恺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.7

(新文本译丛)

ISBN 978-7-5327-5473-1

I. 落… II. ①佚…②丰… III. 长篇小说—

日本—古代 IV. I313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7810 号

落洼物语

落窪物語

丰子恺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刘 玮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95,000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473-1/I·3204
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 021-62662100

卷一

从前有一位中纳言，名叫源忠赖。他家中有许多美貌的女儿。长女和次女，已经招进很漂亮的女婿，分别居住在东西两厢屋里。三女和四女年方及笄，娇养在身边。

此外还有一个女儿，是从前同中纳言常常有来往的一个王族血统的女子所生。这女儿的母亲早已死了。

忠赖的夫人，不知怎的，对这女儿比自己的女仆还看不起，叫她住在大厅会客室旁边一个像低落的洼地似的小房间里。

对于这女儿，当然不许像对别的女儿那样称“小姐”、“女公子”。然而像女仆一样直呼其名，则看她父亲面上，毕竟也不好意思。夫人就命令家中的人，称她为“落洼姑娘”。于是无论哪个，都称她为落洼姑娘。

她的父亲中纳言，对于这个女儿，也从小就感情淡薄，一向漠不关心。因此夫人更加看她不起，对她的不合情理的待遇，实在很多。

这姑娘没有靠山，连乳母也没有，只有她母亲生前使唤的一个

很能干的少女，名叫“辅助”的，现在还在服侍她。二人情投意合，相依为命。

落洼姑娘的相貌非常美丽，比较起她继母所钟爱的几个女儿来，有胜之而无不及。然而因为被看不起，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存在。

落洼渐渐懂得人情世故，想起人世之无常和己身之不幸，随口吟出这样一首悲歌：

忧患日增心郁结，
人间何处可容身。

显然已尝到人间辛酸的滋味了。

她非常聪明，学习弹琴，进步极快，不需要人指导。这是她五六岁以前母亲在世时教她的。她弹箏非常擅长。夫人的亲生子三郎君，年方十岁，喜爱弹箏。夫人对落洼姑娘说：“你教教这孩子吧。”她遵命常常教他。

落洼姑娘很空闲，便学习裁缝，学得非常精巧。夫人对她说：“你倒很有能耐。相貌不好的人，做点老老实实在的生活，原是好的。”便把两个女婿的衣服都叫她裁缝，使她一点空闲也没有，几乎晚上不得睡觉。做得稍慢一点，夫人就责骂她：“叫你做这一点点活计，你就厌烦。活在世间做什么呢？”落洼只得偷偷地流泪，她不想活在这世间了。

三小姐及笄之后，不久就和一个藏人少将结婚，排场十分体面。家庭里人口多了，落洼的工作也多起来，她愈加辛苦了。

在这人家当差的人，大都是年轻爱漂亮的人，肯老实地做工作的人极少。粗细活计，都推给落洼。她含泪缝纫，信口吟诗：

愿奴早日离尘世，

忧患羈身不自由。

辅助生得相貌漂亮。夫人硬把她派给三小姐使唤。辅助很不愿意，和落洼姑娘分别时，哭着说道：“我只想待在你身边，他们要替我配亲，我都不去。怎么叫我去为仇人服役呢？”

落洼对她说道：“有什么呢？总是住在同一个家庭里，这边那边都是一样的。你的衣服也都破旧了，今后可以换些新的。我倒反而高兴呢。”

辅助觉得这主人的心地如此温良周谨，实在令人感佩。设想她今后一人独处，何等孤寂。只因辅助长期无所顾忌地和落洼融洽相处，便引起了夫人的妒恨。她常常骂道：“那个落洼姑娘还在称她为辅助呢！”因此两人不敢随意谈笑。

当了三小姐的女仆之后，“辅助”这个名字不相宜了，便给她改名为“阿漕”。

且说三小姐的夫婿藏人少将有一个跟班，名叫“小带刀”，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。他看中了这个阿漕。情书往来了好久，两人终于做了夫妻。

夫妻两人无话不谈。有一次阿漕告诉小带刀，夫人是个不通道理的人，常常虐待落洼姑娘；又说落洼姑娘性情多么温良，相貌多么漂亮。说时流下泪来。

小带刀心直口快，断然地说道：“这样吧，让我叫那个人去把她偷了来，请她过幸福的生活吧。”

原来小带刀的母亲，是左近卫大将的儿子左近卫少将道赖的乳母。这位贵公子尚未娶妻。他常常向小带刀探问这家那家贵族姑娘的情况。有一次，小带刀对他说起落洼姑娘。这位少将便记在心头，乘着左右无人的时候，详细地向他探问落洼姑娘的情况。

少将说：“可怜啊！她心里多么痛苦，到底是王族血统的人呀！让我悄悄地和她会会面吧。”

小带刀说：“在目前，这想法恐怕是不行的。且让我慢慢儿想办法吧。”

少将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你要引导我到这位姑娘的房间里去。她住在偏僻的地方，我去访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”

小带刀把这事情告诉了阿漕。阿漕说：“这种事情，目前想也不必想它。况且，我听说这位公子非常好色，怎么能够去说合呢？”她决不答应。小带刀怨她毫无夫妻之情，于是她说：“那么，且等适当机会吧。”

依恋旧主人的阿漕，把落洼姑娘的房间隔壁的两间厢房，作为自己的住所。可和姑娘的房间相并，她又觉得不敢当，所以选取这地段稍低的两间，作为夫妇的寝室。

记得是八月初一日，落洼姑娘独眠在房间里，自言自语地吟道：

慈亲若肯垂怜我，
速请来迎赴九泉。

这是信口低吟，聊以遣怀而已。

次日早晨，阿漕和落洼姑娘谈话，便中对她说道：“带刀对我说起这样的一件事……小姐看怎么办？我想你总不能这样地度送一生吧。”她终于开了口。但落洼姑娘不答，阿漕也不能再说下去。此时外面在叫：“给三小姐打洗脸水呀！”阿漕立刻起身出去了。

落洼姑娘呢，实在想不出怎样才好。没有母亲，此身肯定是不幸的了。她真心地想寻死。然而又想，出家为尼，怎么样呢？但怎样能够离开这个家呢？还不如死了干净。

带刀来到大将府中，少将便问他：“那件事怎么样？”带刀就把情况告诉他：“还没有眉目呢。定亲这种事情，要有父母做主才行。但是那家的老大人完全受夫人操纵，所以我们无从着手。”

少将说：“所以我早就说过，叫你领我到她房间里去呀！做这人家的女婿，我也觉得没面子。如果我看了这姑娘觉得可爱，就把她迎接到我家来；如果不中意，只要说我并没有去，这是世人谣言，就没事了。”

带刀说：“这事情，先要征求女方的意见，才好定夺呢。”

少将说：“你这话没有道理，必须先看了人再说。不看到人是不能决定的。你办事要忠实，不能突然扔下不管啊！”

带刀苦笑着说：“什么突然扔下不管，太看我不起了。”说得少将也笑起来，说：“我准备长久用你的，这话说错了。”便拿出一封情书来交给他：“把这信送去。”

带刀勉强地接了情书，回去交给阿漕。阿漕说：“啊呀，讨厌！怎么办呢？这种无聊的事情她是不要听的呀！”带刀反对她，说道：“不会的，你必须取得回音才好。因为这决不是对她不利的事

情呀!”

阿漕接了情书，走到落洼姑娘那里，对她说道：“这个……这是以前说起的那个人的来信。”

落洼说：“为什么干这种事情？母亲知道了，是不会许可的。”阿漕强调地说：“以前几曾说过这种事情？对于夫人他们，你是不必顾虑的呀！”落洼姑娘不答。

阿漕点起纸烛来，把信读给她听，写着的只是两句诗：

闻道芳名心便醉，
未曾相见已相怜。

阿漕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啊，写得真漂亮！”落洼姑娘一点反应也没有，把信卷起，塞在梳头箱子里了。阿漕只得离去。

带刀在那里等候阿漕，见她来了，便问：“怎么样？小姐看了么？”阿漕说：“没有，也没有回信，她把信搁起来了。”带刀说：“无论怎样，总比现在快活得多。况且，对我们两人也是有利的。”阿漕答道：“只要对前途有信心，这里自会有好的回音。”

有一天早上，落洼的父亲走出客堂去，顺便向落洼的房间里张望一下，但见这姑娘身穿破旧的衣裳，乌黑的头发美丽地披在肩上，实在非常可怜。便站定了，对她说道：“你的衣服为什么弄得这般模样！你娘虽然可怜你，但是别的孩子的事情太多，顾不到你。如果你需要什么，只管向她请求，不必顾忌。这样的生活是很可怜的。”这虽然是生身父亲，但落洼姑娘也觉得难为情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

父亲离开了她，径直走去对他的夫人说：“我刚才到落洼那里看

过，看见她在这寒天只穿着一件破旧的夹衫，大概是别的孩子穿旧了的吧？应该给她些衣服。这几天夜里很冷呢。”

夫人答道：“啊呀！常常给她衣服的。难道没有了或是穿破了？还没有多久呢。”

父亲叹口气说：“唉！这讨厌的东西。早年死了娘，弄得不像个人了。”

夫人拿了女婿少将的一条裤裙去叫落洼缝，神气活现地对她说：“这活计必须做得比平常更加讲究。如果做得好，赏赐你一件衣服。”落洼姑娘听了，觉得悲伤不堪。

不久，裤裙缝好了。夫人很满意，拿一件自己穿旧了的绸绵袄给了她。

晚秋时节，寒风凄厉。落洼姑娘穿着薄薄的夹衫，感到有点凉意。如今得到赏赐，心中很高兴。大概是因为她遭逢重大的不幸，意志消沉了的缘故吧。

这位女婿少将，一向多嘴多舌，但他的优点是喜欢夸奖。他看到这件裤裙，便极口称赞道：“这件衣服非常出色，缝得真好啊！”

侍女们把这话告诉了夫人。夫人说：“静些儿吧。这话不可以给落洼听见。防她骄傲起来。因为这种人，必须常常威吓她，才能使她有顾忌，可以给人派用场。”

侍女中有好些人私下同情落洼，她们说：“这真是太残酷了！这么可爱的姑娘！”

且说左近卫的少将，既已一度求爱，便写第二封情书给落洼姑娘，写的是一首诗：

芒穗花开深有韵，
心心盼待好风吹。

信封上插着一枝芒花。但是得不到回音。

一个冷雨霏霏的日子，他又写一封信，前面先写一段文字，意思是说：你这位小姐，和我以前所传闻的不同，是一个没有人情的人。后面附一首恋歌：

秋雨连绵云暗淡，
消沉好比恋人心。

落洼姑娘还是不给回信。少将再写一首恋歌送去：

情人虽似天河远，
不踏云桥誓不休。

如此寄送情书，虽非每日，却是不断。但落洼姑娘一个字也不回复。

少将把带刀唤来，对他说道：“我这几天心绪不好，写这许多情书，也是不习惯的。大概那人连应酬的回信也不会写吧。你说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子，怎么连简短的回信也不给我呢？”

带刀说：“哪里，我不会说这话。只是那位夫人，性情非常凶恶。凡是她所不许可的事，如果你稍稍染指，她就不放过你。我推想，近几天小姐大概已经被她吓坏了。”

“就是为此呀！我不是说过，叫你悄悄地带我去吗？”少将狠狠

地责骂他。带刀不好拒绝，只得等候适当的机会。

大约十天没有消息。少将又写情书：“近来是

几度寄诗音信绝，
怨情多似水中萍。

我想抑制我那消沉的心，不料总是被涌上心来的恋情所驱使，又要向你这个冷酷的人写这封信。被人知道了，我很可耻呢。”他把这封信交给带刀。

带刀把信交给阿漕，哭丧着脸说：“这回无论如何要讨回音。主子埋怨我不热心呢。”阿漕说：“小姐说还不知道回信怎样写法呢。看她的样子的确为难。怎么可以勉强她呢？”她把信送给落洼姑娘。但这时候，二小姐的丈夫右中将要落洼姑娘替他缝一件袍子，非常急迫，落洼姑娘很忙，又不写回信。

少将想，落洼竟是个完全无情的女子么？他很失望。但他曾听说这女子性情很沉着。这种谨慎小心的习气，反而称少将的心。因此他不管过去的失败，只管接二连三地催促带刀。

无奈这家庭很复杂，出入人多，带刀不易找得适当的机会。他正在用尽心计的时候，忽然听说中纳言大人为了还愿，要到石山寺去进香。

大家都希望跟去。连那些老太婆，也以不能同行为耻。但落洼姑娘是轮不着参加的。有一个叫做弁的侍女，看她可怜，对夫人说：“也带落洼姑娘去吧。年纪轻轻，独自住在家里，怪可怜的。”

但夫人说：“那个东西么？她何曾出门过？况且路上又没有要裁

缝的东西。游玩等事，不要让她知道，关她在这里好了。”她完全不答应。

阿漕是三小姐的侍女，打扮得很漂亮，准备同去。但她想起了自己的主人落洼姑娘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心里很难过，便对夫人说：“我忽然月经来了。”想以此为借口，留在家里。

夫人怒气冲冲地说：“哼哼！恐怕不是吧。你是因为落洼姑娘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你可怜她，所以说这话吧。”

阿漕说：“实在是不凑巧，我很懊恼呢！如果身体不洁净是不要紧的，那么就请带我去吧。这样快乐的旅行，哪有人不愿去的呢！老婆子们都要跟去呐。”

夫人信以为真，便叫另一个婢女梳妆打扮，跟三小姐去，而让阿漕留下来。

大群人马出门以后，屋里肃静无声。阿漕便和寂寞无聊的落洼姑娘亲密地谈起话来。此时带刀在外面叫她：“听说你不跟他们同去。如果真的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”阿漕回答说：“小姐留在这里，心绪不好，我怎么能走呢？少将在那里厌烦了，你去慰问他吧。前回说起的画册，你就带了来！”便给他一封信。

少将的妹妹，已经入宫当了女御的，有许多图画。带刀曾经说过，如果少将和落洼姑娘通了，他就去拿图画来给落洼姑娘看。

带刀立刻拿了这信去给少将看。少将看了信，说：“这是你妻子的手笔么？写得很出色呢。机会很好，我就去，你去叫她们作准备吧。”

带刀说：“那末，请给我一卷图画。”少将说：“不行，预先讲好的，等事情成功了才给图画呢。”带刀答道：“现在正是好时机了。”

少将笑着，走进自己的房间里，用手指蘸了些墨，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小嘴巴的男子，在上面写道：“你爱图画，只是

恨汝无情心戚戚，
愁颜不似画中人。”

叫带刀把这信带给落洼姑娘。

带刀便去找他的母亲，即少将的乳母，对她说道：“快给我准备一包美味的果物，我马上来拿。”说过之后就出去。

带刀把阿漕叫出来。阿漕急忙问道：“图画呢？怎么样了？”带刀说：“这便是。把这封信交给小姐，便知道了。”阿漕说：“又是撒谎吧。”便接了信。

落洼姑娘正在纳闷，读了这封情书，问道：“为什么这里说有图画呢？”阿漕答道：“是我写信把这事告诉带刀，大概这信被少将看到了吧。”

落洼姑娘说：“真讨厌啊！我心中的事似乎被人看透了。像我这种不能见世面的人，最好是什么都不懂。”她今天特别不高兴。

带刀叫阿漕，阿漕就出去。带刀出其不意地问道：“留着看家的，有哪些人？”问明之后，便走进去找这些人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很寂寞吧。这袋里的果物，拿些来吃吧。”叫一个人去告诉大家：“无论何人都可以吃。”便把整整两袋果子都送给他们。

一只大袋里，盛着各种果物，各种糕饼，红白相间。白纸隔开的地方，盛些烤饭团。又写一张字放在里头：“这些东西，在我家里，也是奇异的不足取的食物。住在这府里的诸君，不屑吃这种东

西吧。这些烤饭团，可以送给那个名叫露的粗工。”他知道他们都寂寞，所以装出精神勃勃的样子给他们看。

阿漕看了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呀！好古怪！这些烤饭团和果子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你玩弄的花样么？”

带刀笑着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我怎么会弄这种不三不四的花样！喏，是我母亲瞎讨好呀。露！把这个拿去吧。”就把那些食物交给他了。夫妻两人就同平日一样互相谈谈各人的主人的性情。带刀独自想道：今夜天下雨，少将大概不会出门的吧。便放心地就寝了。

此时无所顾忌，落洼小姐便独坐弹筝，音调优美可爱。带刀听了很感动，说道：“小姐原来有这样高明的一手！”阿漕说：“是呀！这是她已故的母亲教她的。小姐六岁上就学会了。”

此时少将悄悄地来了。先派一个人来叫带刀：“有话要说，请你出来一下。”带刀立刻会意了。他想不到少将果真会来，心中惶惑不安，在里面答道：“我马上来了！”便走出房间去。阿漕走到小姐那里去了。

带刀对少将说：“要来，总得先打个招呼。这样突然地来了……况且，对方心里怎么样，也不大明白，真是困难了。”

少将不管，说道：“何必这样认真！”轻轻地拍拍带刀的肩膀。带刀苦笑着说：“没有办法了，请下车吧。”便领导他一同进门去。少将打发车子回去。吩咐车夫，明天天没亮的时候来接。

带刀暂时站在自家房门口，和少将说话，把安排告诉了他。这时候家中人很少，可以安心行事。少将说：“让我偷偷地看看小姐。”带刀说：“也许您看不上眼。如果像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物忌姑娘那样难看，怎么办呢？”少将笑道：“那时候，没有戴草笠，就用衣袖

盖住了头逃走吧。正像那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。”

带刀引导少将走进落洼房间的围墙和格子窗中间。自己暂时站在帘子前面看守，防有留在家里的人看见。

少将向房间里一张望，但见室内点着一盏幽暗的灯，连帘子和屏风也没有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面孔向着这边坐着的，大概是阿漕吧。她的头发很美丽，白色的单衣上罩着一件有光泽的红单衫。在她前面，靠在柱上的，大约便是小姐了。她穿一件白色的旧衣服，上面罩着一件红色的棉衣，长过腰下。她的脸稍稍侧过去，看不清楚。头的轮廓和发的形状，都是美不可言。他正在张望的时候，灯火熄灭了。

少将觉得失望。但是心底里涌起强烈的感觉：现在这姑娘一定要变成我的人了。

但听得这姑娘说：“呀！暗得很。你的丈夫独自在房中，你早点回去吧。”这声音非常娇嫩。阿漕答道：“刚才有客人来，他出去会客了。我就住在您身边吧。这样寂寞无聊，您一个人害怕吧。”落洼姑娘笑道：“不会害怕的，我早已习惯了。”

少将从格子窗边走出来，带刀迎面就说：“怎么样？要回去么？要我送您回去么？那顶草笠呢？”少将笑道：“你被你那个标致的老婆迷了魂，却来拆败我的事情！”

少将心中想：小姐穿的衣服很破旧，也许看见了我怕难为情？但他已决心同她相会，便对带刀说：“你快喊你那个人出来早点去睡觉吧！”

带刀回到自己房里，高声呼唤阿漕。阿漕回答说：“我不来了，今晚要在这里陪伴小姐。你早些到值班室里或别处去睡觉吧。”

带刀又叫：“刚才那个客人，有话要我转告你。你出来一下子吧！”阿漕说：“到底有什么事呀？不要这样噜苏！”便开门出来了。

带刀一把抓住了她，对她说道：“刚才的客人对我说，晚上下雨，一个人睡觉是不好的，来吧！”便拉着她走。阿漕笑道：“你瞧！什么事情也没有呀！”争执了一会，带刀终于硬把她拉进房去，两人静悄悄地睡觉了。

落洼姑娘独自不能成眠，坐着弹筝，信口吟道：

尘世茫茫皆可厌，
深山洞里觅安居。

此时少将把格子门上的木片巧妙地旋开，钻进房间里。落洼姑娘吓了一跳，站起身来，被他一把抓住不放。

拉开格子门的声音，被陪着带刀睡在隔壁房间里的阿漕听到了。她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想走出去看看，却被带刀抱住，起身不得。阿漕说：“你干什么？隔壁的格子门响，让我去看看就来，放我吧！”

带刀说：“是那只狗吧。或者是老鼠吧。没有什么事，不要大惊小怪。”他不放她走。阿漕说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！你好像是有什么心事，所以说这种话。”带刀说：“我并没有什么心事，睡觉吧！”他紧紧地抱着她躺下了。

阿漕挣扎着说：“啊呀！这算什么呢？讨厌！”她挂念小姐，心中焦灼得很，然而动弹不得。带刀紧紧抱住她，女人气力小，无可奈何。

这一边，少将拉住落洼姑娘，脱下了自己的衣服，抱着她睡了。